

百年探路曲

上 JII 工 T. 丁 ト

(中卷)

朱文光 著

中国
人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会
安
宁
市
委
员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百年探路曲

(中 卷)

朱文光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目 录

上 卷

序一	1
序二	3
第一章 偏僻的干坝村	3
第一节 前辈人的歌	3
第二节 匪 患	6
第三节 神秘的祭祀	37
第四节 猎 租	158
第五节 年 饭	179
第六节 游 方	203
第二章 造 反	251
第一节 夜谈往年事	251
第二节 求仙符	263
第三节 韭菜坪起义	286
第四节 威震黔西北	313



第五节 攻下彝良城.....	359
第六节 清兵会剿.....	379
第七节 叛徒猖獗.....	406
第八节 英雄儿女血染黔西北.....	427
第九节 攻下威宁再次创辉煌.....	464
第十节 今世去了二世还回来.....	477

中 卷

第三章 苦难人与基督教的传入.....	503
第一节 牝依上帝.....	503
第二节 牧师与巫师.....	536
第三节 洒普山学校.....	564
第四节 校园中的是与非.....	623
第五节 朱有林的婚事.....	680
第四章 平定匪患.....	729
第一节 匪患又起.....	729
第二节 不能当区长.....	747
第三节 马厂箐两匪首被歼.....	770
第四节 损兵折将.....	785
第五节 活捉杨天凤.....	803
第六节 土匪攻打卯干坝.....	828

第七节 土匪围困卯大箐.....	844
第八节 平定五台山.....	877
第九节 平定孝母山.....	950
第十节 义释庞素贞.....	1009
第十一节 第一幢瓦房.....	1124

下 卷

第五章 希望成为泡影.....	1151
第一节 告假找红军.....	1151
第二节 征募苗族团.....	1195
第三节 团长成了鸭司令.....	1245
第四节 不堪受辱.....	1284
第五节 难忘的蒙自机场.....	1309
第六章 常工大队长.....	1361
第一节 再次被委任.....	1361
第二节 灶霸被愚弄.....	1417
第七章 赴国难.....	1455
第一节 出省抗战.....	1455
第二节 血战台儿庄.....	1510
第三节 排市大战.....	1563
第四节 崇阳失利.....	1589



百

年

探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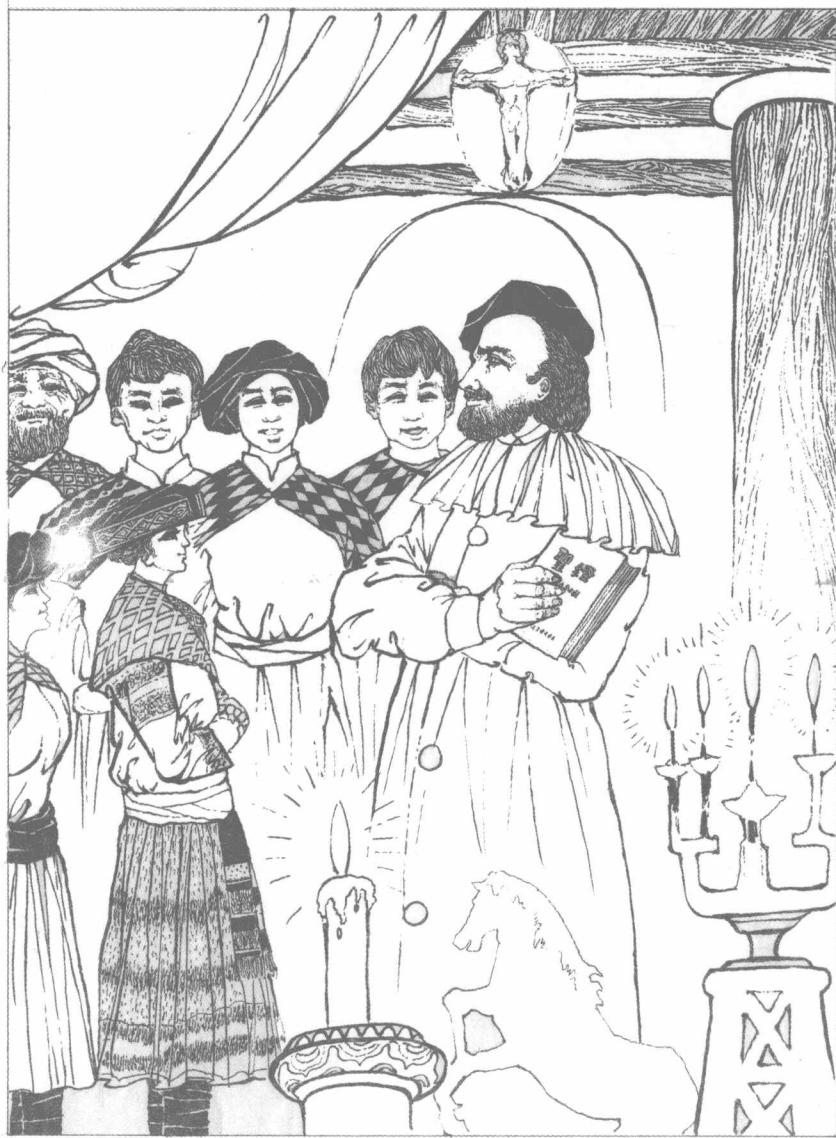
曲

第八章 迈向历史新一页.....	1617
第一节 三育研究社.....	1617
第二节 林中圣堂.....	1633
第三节 向着新中国前进.....	1669
后记.....	1718

卷八

第八章 迈向历史新一页.....	1617
第一节 三育研究社.....	1617
第二节 林中圣堂.....	1633
第三节 向着新中国前进.....	1669
后记.....	1718





基督教传入苗家图

第三章 苦难人与基督教的传入

第一节 奄依上帝

在匝林、匝成等孩子们听阿尤刀讲述阿尤黑故事以后不几天，他们又听到一个关于上帝创造人的故事，故事中有个叫耶稣的人能医多种疾病，比苗族的巫医还行：这个故事是从洒普山那边传来的。据说，前久在武定洒普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得了癞子病的苗族青年，他远道到威宁石门坎找到了耶稣，耶稣把他的癞子病医好了。

原来在黔西北威宁地区，自朝廷“平定”众拱箐和其他苗族义军根据地之后，苗人家的生活更加困苦，更加悲惨。为了生存，许多苗家人如蜂分家一般，离开故地远走他乡，一路沿洛泽河而下往北迁进入昭通北面各县；一路越过昭通坝子往西迁达金沙江两岸各县，一路往继续往滇中迁徙，一路往南迁入郎岱等地。

这里单说从威宁辅处兴龙厂迁入郎岱厅懒龙桥的苗民。光绪壬寅年冬，懒龙桥一带有三个苗族猎手，一位姓张，因生得粗笨，人称张老笨；一位也姓张，因生得黑，人称张老黑；一位姓潘，因性子急，人称潘急。他们三人听见从安顺方向来的一位汉族生意人讲，离安顺城不远的普定地方猎物很多，主要有野猪、虎、豹、獐子、麂子、老熊等猎物，且当地人都不喜欢狩猎，野物皮肉都较好卖。他们每人准备了一羊皮口袋炒面、两块苦荞粑粑，约好到普定地方去狩猎，年底之前赶回来过老年。

三人一路上十分小心，尽量避开汉族大村子走。一直走了两天一早上才走到普定地界，他们在那找到一家苗家人，询问后



才知道，猎物较多的是普定和安顺之间的山区。因为安顺城人口多，又是官兵长期驻扎的地方，野物比较好卖，但城里人欺生，去卖时要特别小心。

三人商量后决定还是到猎物较多的那个地方去狩猎。至于安顺城里人欺生的问题，三人商量后认为：“只要自己不好强，与人交往常让人七分，则大事化小事，小事化了。另外，到安顺城后如果生意好做就尽量在城外和城边上做，不要到城中心惹是非。若生意不好做就赶快离开往别处去。”

三人商定之后就向普定和安顺之间的山区出发。到达后三人发现这里的地貌与懒龙桥的大不相同，懒龙桥越往西走山越呈条状，几十里乃至几百里的山岭条条相连，连绵不断，当地人葬坟建房时地理先生故弄玄虚，说是从几十里或几百里撵来的好风水。

可是他们三人到了这里后越往东，条岭山脉不见了，代之的是一堆堆孤零零的山包，就像苗族地方背粪倒在地里一样，一座座孤山犹如一堆堆粪。

这些孤山大的方圆七八里，小的一两里，且每座山都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森林，森林长在奇形怪状的岩山石上。山与山之间是一个个的小平坝，小平坝大都开垦为田地。在这样的地形地貌中猎物是最多的，且狩猎时猎物大都是顺着山岩转，转去转来还是转到老地方来，不像在山岭地貌狩猎那样，猎物顺岭而逃，如不留心连野物足迹都找不到。

张老笨、张老黑、潘急三人到目的地的第二天早上便猎得一头两百多斤重的大野猪。

三人商量了一下，这里离普定城远，离安顺城近，他们决定把野猪抬到安顺城边卖。

三人抬着野猪翻过一个垭口下到坡脚，再走抽两支草烟的时间便到了安顺城西门外，他们不敢进城就把野猪解下来放在城西门外的路边卖。

此时正值周围村子的人吃过早饭进城赶集，有的挑、有的背、

有的吆着牲口，络绎不绝。

大家看到两位苗家人在路边卖一头死猪，好奇地围了过来，大家听说这是野猪，许多人从未见过，更加好奇，围得水泄不通。

这时有个汉族穷老汉翻来覆去地看后问：“三位兄弟，你们为啥不脱毛砍成肉块卖？”

张老笨答：“老人家，这只野猪，我们今天早上才猎得，因在山上没锅烧开水脱毛，只有抬来卖混毛猪了。”

这位汉族老人，十分贫困，养不起过年猪，他想如果合适，就用粮食来换。老人便又问道：“三位兄弟拿粮食换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正合我的心意，如果开价合适，我就换给你们，要多少面，说个数吧。”

三人事先没商量，所以你看我，我看你，一时说不上来。

老人道：“我给你们两升包谷面，加一升荞面如何？”

三人想尽快脱手，故不约而同地说：“老人家，就这样换吧。”

老人十分高兴，说：“我家离这里只有几步路，麻烦三位兄弟帮我抬到家，去后我量面给你们。”

三人很高兴，站起来准备抬猪跟老人走。

突然，有人大喊：“慢！我有话要说。”

张老笨、张老黑、潘急吃了一惊，不约而同地把野猪放下。

只见一个三十上下，身穿马褂长袍，头戴瓜皮帽，脚踏钉钉皮鞋，一眼看去就知是个有地位的人，带着七八个家丁靠拢了来。

这个很有地位的人大声道：“你们三位野人听着，为什么在这里卖死猪，你们想叫这一带都染上猪瘟病吗？”

张老笨虽手脚笨，但汉话讲得较流利，上前道：“大人，这是野猪，不是瘟猪。我们三人是远路人，来这里打山，今早打得这只野猪，因无锅烧水脱毛，只有在这里卖混毛猪。”

有地位的人说：“这猪你们是在什么地方猎得的？”

张老笨指了指西边对门的山答道：“我们在对门那个山头猎到的。”



有地位的人说：“你们是哪里来的野人，知道你们打野猪的那座山是谁家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去打山呢？”

“我们生活难逃，每年这一季节都要外出打山，帮补家里不足。我们认为上山打猎，占不着谁的便宜，就上去了。”

“你放屁！对门的山是我家的山场，山上一草一木属我家所有，就连山上的虫子都是我家的。你说你们不占谁的便宜，现在就占了我的便宜，你们来我的山场打猎，还要把猎物拿来卖给我家的佃户，你们占了我家的双份便宜了。”

有地位的人说得三人目瞪口呆，不知如何辩白才好。

有地位的人见三人哑口无言，便大声对七八个家丁说：“呆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给我抬回去。”

有地位的人一说完，七八个家丁走上前就准备把野猪抬回家去。

张老笨和张老黑急了，紧紧抓住野猪脚不放。有地位人的一个家丁抬起脚来朝张老笨和张老黑的脸踢去，一时两人的脸鲜血直流，两人只有缩回紧抓猪脚的手，捂着脸。

潘急见两人被踢伤，举起手中的弩把，朝刚才踢张老笨和张老黑的那个人摔去。早被他背后的两个家丁抓住弩翼，哪里摔得出去。其余几个家丁朝潘急你一脚我一脚地踢，直到潘急倒地昏迷过去。然后几个家丁抬着野猪回去了。

张老笨、张老黑两人，从衣服上摸出一些已冲绒了的山草敷在脸上的伤口，不一会儿血便止住。他俩走过去看看躺在地上的潘急，摸摸嘴里还有一口气，赶快取出“百步还阳”草药根，找来两块石头把它冲成面，从一个葫芦里倒出一点水，把药和水灌进潘急嘴里，过了半支烟工夫潘急就醒了。

潘急醒后三人自认倒霉，互相看着叹了口气，抬头望了望围观的群众，准备收拾行李回去。

这时，只在围观的人群背后，伸出一张脸来。这张脸的模

样三人从没见过，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白皮肤、个子高出所有围观的人一个头。三人感到十分奇怪，觉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个奇异人呢？

三人正感到纳闷，只见这个人分开人群走进来，其背后还跟着两个读书人模样的汉人。这两人一脸的白面书生气。

三人走进来后，奇异人仔仔细细地看着张老笨三人。他用手摸摸三人穿的衣服，又看看三人的弩，还拾起他们三人带的一把芦笙仔细地查看。

看后，奇异人开口对张老笨他们三人说话，但张老笨三人听不懂奇异人的语言。三人感到迷惑不解，但从这奇异人的脸色看，好像没什么恶意。

这时，跟随奇异人的两人中，一个用汉话对张老笨他们三人翻译说：“他说，兄弟们，我来晚了一步，你们受苦了，你们还没吃中饭吧？快跟我去吃，吃了饭有什么难处我们再商量商量。”

张老笨三人看看这奇异人一脸和气真诚的样子，觉得非常奇怪。张老笨他们都是四十出头的人了，从来没有听见有地位的人称自己为兄弟，更不用说请去吃饭，三人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这时，奇异人见他们三人站着发呆，便轻轻地拉了拉他们的手，又重复着刚才的话。奇异人说完，旁边的汉族人又用汉话重复地又翻译了一遍。

张老笨三人从呆气中醒了过来，互相看了看，然后张老笨对其他二人说：“自古至今外出打猎，从来没有什么有地位的外族人称我们为兄弟，今天真怪，这位奇异人称我们为兄弟，还要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莫非我们三人做梦了吧？”

张老黑说：“也倒不是梦，但莫非刚才抢我们猪的那几个恶人，故意装好，让人来骗我们，我们不去，去了被他们整死咋个办？”

奇异人看到他们犹豫，又用手分别握了握他们三人的手，做出邀请的手势，然后又说了一阵话。

那个汉族人又翻译说：“他说：请你们别怕，我不会害你们，



也不会骗你们，我们确实是亲兄弟，我出门出得早你们记不得我。因为我的生活比你们好，所以我的个子比你们高、皮肤也比你们白、语言也变了。我出去时你们都还小，所以你们记不得我，可我记得你们。你们只要到我家看一下就会明白的，你们到我家去吃一顿饭我就心满意足了。”

张老笨三人见这个陌生人说得头头是道，似乎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刚才他讲的话听是听不懂，但好像有些音似乎像苗话。三人商量了一阵，决定冒险去看一看。

奇异人走在前，两个汉族读书人走在后，他们三人又紧跟。张老笨三人从没进过城，从没见过这么多房子和街道，很是感到稀奇。

他们六人走在街上——前面是个连官府都要让他七分的高大洋人，中间是两个读书写字能说会道的汉人，紧跟着的是三个蓬头垢面，穿着奇特，肩扛弯弩、腰挎砍刀，背着毛毡和芦笙的苗人。一路上，街道两旁的人看着六个与众不同的怪人，不断向他们投来奇怪的眼光。

路边有些调皮的年轻人，拾起小石子追打走在后面的三个苗人。三个苗人不予理睬，这伙调皮人越发高兴，开始只是私语嬉笑，后来一面丢石子打，一面高声“喝彩”。

路旁的调皮人一“喝彩”，惊动了走在前面的洋人和两个读书人，三人折回头来看见，两个读书人大声喝道：“他们是我们的兄弟，不准欺负，谁欺负他们，今天到官府里见面。”特别奇异人折过头来对这一伙人怒目相视，吓得他们纷纷逃散。奇异人说了句什么话后，然后让两个读书人在前面引路，张老笨三人走在中间，他自己走在后面。路旁调皮人只是远远地站着看，不敢向张老笨三人“喝彩”丢石子。

张老笨悄悄问两个读书人：“刚才这位大哥说什么？”

刚才他说：“三位兄弟不要怕，我走在后面保护你们。”

张老笨三人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路边这么多恶人，见了这位‘奇异大哥’，竟像猫见老鼠那样纷纷往后退呢？为什么他走在

后面真的就没人敢丢石子捉弄我们呢？他为什么要断后保护我们呢？”一个接一个问题不断地在三人脑海里转。

三人又都在想：“现在我们苗家人不论走到哪里都受人欺。可听老辈人说，我们苗家人也有不怕人欺的时候，那就是陶新春和阿尤黑他们在世时。那时官兵、土目、土舍见了苗家人都要让七分。听老辈人说，陶新春和阿尤黑临死时对大家说，他们这一世去了二一世还要回来。莫非今天这位‘奇异大哥’就是陶新春和阿尤黑转世的吗？平时汉族的读书人见我们也要冷嘲热讽几句，可为什么今天这两位汉族读书人那么温和可亲呢？这两位汉族读书人见路旁有人‘喝彩’并用石子追打我们，为什么他们要帮我们说话呢？莫非他们三个都是苗家人不成，莫非奇异人是大哥，两个读书人一个是二哥、一个是三哥不成？”

张老笨三人一面想，一面跟在两位读书人后面走，约一支烟工夫便到了一道红色的大门前。

只见两个读书人上前敲门，不一会儿便有个汉族老人来开门，这个老人又温柔又和蔼，热情地把他们迎接进去。

张老笨、张老黑、潘急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漂亮的房子。这是一所一颗印式的四合院，瓦木结构，里面雕梁画栋，花窗雕着马鹿望金钟、喜鹊闹梅、狮子滚绣球等吉祥物，院子的墙壁上镶有八仙过海石刻。院子四周的柱子、栏杆、木窗都用漆彩画过，使人进来后有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这些都是张老笨三人从未见过的。三人被让到客堂就坐，客堂地板铺着红色的西洋地毯，“奇异大哥”吩咐两个女仆端上热水请三人洗脸洗手。

三人体息了一下，“奇异大哥”请其夫人从楼上下来与他们三人相见，他向其妻说了一段很长的话，妻子微笑着不断地向他们三人点着头。最后一位读书人向他们三人介绍说：“这位大哥向他的妻子介绍你们三人的情况。”他说：“这是我的兄弟，今天来到我们家要好好地招待他们，我要让他们在我家里住上两三天。”这时有一个女仆端出三杯茶来请三人喝，三人从没喝过茶，这茶清



香透心。三人仔细观看这位“奇异大哥”的妻子，也是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高鼻梁。

又过了一个时辰，“奇异大哥”吩咐摆桌子吃饭，只见刚才端水端茶的两个女仆端出饭菜摆满一席，有面包，有米饭，有红烧肉等饭菜。吃饭前，这位“奇异大哥”令两个女仆倒满一杯酒，准备向客人敬酒。张老笨心想，如果这个“奇异大哥”真是我们的大哥，他应懂苗家酒道。张老笨对其他二人悄悄说：“看来大哥今天要请我们喝酒，无论他先敬谁，我们先以苗家酒道还礼，看其是否还记得苗家酒道。”

三人商量好后，当“奇异大哥”向张老笨敬第一杯酒时，张老笨接过酒杯后端了一会儿未喝，然后又向这位“奇异大哥”回敬，这位“奇异大哥”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再令女仆斟满一杯再次向张老笨敬，这一回张老笨接酒杯说：“这真是我们的哥哥，出去不知多少年，还不忘我们苗家的酒道。”然后眉开眼笑地一饮而尽。

这样通过斟酒敬酒，三人对这位“奇异大哥”深信不疑，有说有笑十分高兴。

这位“奇异大哥”见张老笨三人消除了疑虑，有说有笑，也十分高兴。大家吃过饭，“奇异大哥”详细地对张老笨他们三人家乡、家人等情况进行了解，最后还用相机给三人拍了照片。三人对拍照是什么事一无所知，也就不把其当做一回事，“奇异大哥”叫站就站，叫坐就坐，一会儿他从前面拍，一会儿他又从后面拍，一会儿他又从左边拍，一会儿他又从右边拍。

拍完像后，“奇异大哥”见他们三人懂汉语，便用生硬的汉语与他们交谈，他说：“兄弟们，今天上午你们受委屈了，东西被抢，还挨了打，现在身上怎么样？”

“因为我们自己身上带有草药，所以当即服了下去，现在好多了。”

“奇异大哥”详细地观看了这些草药，并且对草药也拍了像。

“奇异大哥”拍完又说：“现在中午已过，可能官府已升堂，我带你们到官府讨回公道，并把东西要回来。”

张老笨三人虽是点了点头，但对讨回公道，要回东西表示怀疑。因为在张老笨三人的眼里，与官府、土目、土舍、土豪劣绅打交道时，苗家人从来都是无理的。所以苗家人从来不上官府评理告状，在与土目、土舍、土豪劣绅发生纠纷时只有总是让人七分。这一次虽然这位“奇异大哥”决定带他们到官府讨公道，但三人只是勉强答应，对讨回公道，要回东西并无什么信心。

这位“奇异大哥”说完后就与两位读书人和张老笨三人一起往官府来。到了安顺府衙门，“奇异大哥”让其中一位读书人去击鼓，表示有人要告状。

不一会儿，官府走出人来看，见是“洋人”击鼓告状，赶快禀报知府。知府听说洋人有事，赶快出来迎接，到了堂上，知府叫洋人和自己坐在一起，跟着来的两位读书人和张老笨他们三人站在旁边。

只听知府对“奇异大哥”说：“牧师有什么事只管说，何必击鼓呢？”

“我在贵国土地上办事，贵国的规矩我是要遵守的。”说完后知府和这位“奇异大哥”都笑了起来。

接着又听见“奇异大哥”对知府说：“今天我的这三位兄弟猎得一头野猪，在城西门外路边卖，被李家村李财主抢了去，还打伤了我的这三位兄弟。我带他们三位来，一是要讨个公道；二是要求赔三十两银子给他们，其中十两是野猪钱，十两是医伤钱，十两是无故受辱心理受损钱。”

知府听后十分惊奇地说：“在我管辖的土地上果真有这等事！”

“奇异大哥”说：“你问他们三人吧。”

知府亲自问了张老笨他们被抢的情况，并叫人检验了他们三人的伤势。

“李财主家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西门外李家村。”

“他叫什么名字？”

“经我们的这两位兄弟查明，他叫李发富，因家在安顺府西门